

论马家窑彩陶纹饰中的图腾崇拜观

——以动植物图腾崇拜为例

孙凤娟 公维军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作为史前时代系统、完整的文化遗存,马家窑彩陶纹饰之精美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其纹饰形象和形式蕴涵着多样的图腾崇拜观念。本文以其中最为典型的动植物图腾崇拜为范例,展开讨论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不同图腾崇拜观的具体内涵,由点及面,进而探讨这些观念形成的原因,以期为马家窑彩陶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17-02

图腾,系北美阿尔哥昆人的奥图特曼的音译,有“亲属和标记”的含义。图腾的实体是某种植物、动物、非生物或自然现象。图腾在原始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几乎每一个原始氏族都可以找到图腾崇拜的踪迹,它具有团结内部成员、密切血缘关系、维系氏族稳定等基本功能,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同时,氏族成员也希望因此得到图腾认同,受到图腾保护。

图腾崇拜作为流行于马家窑文化中氏族保护神的一种形式,表现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动植物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原始巫术与宗教崇拜、神灵与灵魂崇拜等。本文选取动植物图腾崇拜为例释之。

一、动物图腾崇拜

马家窑彩陶纹饰中出现了大量蛙纹、鸟纹、鱼纹、鲉鱼纹,此外也不乏鹿纹、蛇纹、蚕纹、龙纹等动物纹饰。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明确提出彩陶纹饰图腾说:“动物形象到几何图案的陶器纹饰,具有氏族图腾的神圣含义,即鱼纹是半坡氏族的图腾;鸟纹是庙底沟氏族的图腾;鸟、蛙纹是马家窑文化的图腾。”严文明也认同这一观点:“如果彩陶花纹确是氏族的图腾标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何星亮则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包括图案化的象征性纹样)是氏族和家族的图腾标记。

蛙纹是马家窑彩陶装饰纹样中具备典型性的纹饰,无论是马家窑类型的具象整体蛙,还是半山类型向抽象化过渡的蛙纹,直至马厂类型完全抽象化的神人纹,都不离崇蛙这一主题。蛙受到先民们崇奉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蛙类与女性有密切的寓意联系,因其旺盛的生殖繁育

能力成为生殖崇拜象征,表达着“多多产子”的愿望;二是蛙可以预报天气变化,如通过蛙鸣声音的变化可迅速准确地预知晴雨、旱涝等,引发了先民想象,认为蛙身上具有神秘属性,这促使了蛙图腾崇拜的形成;三是蛙的叫声与婴儿的哭叫声相似,有些上古氏族因而将蛙奉为图腾;四是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崇月、祭月习俗,高强先生将彩陶花纹中的蛙纹与古代“月中有蟾蜍”的神话相联系,认为是出自对月亮神的崇拜。这些都在先民心中产生了对不可知力量的敬畏感,“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对蛙类的崇拜观念。由于这种实用性的目的,因而导致了对蛙的崇拜,发展到后来,便演变成了一种取蛙祈雨的习俗”。

我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崇鸟、敬鸟、化鸟为神的民族信仰,也即鸟图腾崇拜。关于鸟图腾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如“有五彩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等。《尧典》中记载尧是一位治理滔天洪水的英王,当时最大的苦难是由洪水造成的,在恐怖的水灾中,最令人羡慕的是能飞翔的鸟,只有借高飞的鸟才能躲避灾难,于是鸟成为人们崇拜的精灵。另有古史记载,原始时期人们在烧焦的鸟胃中发现了香喷喷的稻米,从而跟踪飞鸟找到了野生稻。可以说,鸟实际上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生存形式。与蛙崇拜作为女性生殖崇拜相对应,鸟崇拜就成为马家窑先民对于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表达着对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渴求与企盼。

鱼崇拜起源于先民在渔猎生产中为了祈求多获,或者出于对以鱼为代表的水产动物的一种歉意或报偿。《山海经》有不少鱼崇拜的材料,如:“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这种人面鱼大概含有“寓人于鱼”或“鱼生

人”之意,应该属于鱼图腾的反映。《淮南子·地形训》载:“后稷塿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该解说中以后稷死后变为半人半鱼的怪物,以“返祖为鱼”的形式,证明远古先民以鱼为图腾崇拜的象征。^①贵州布依族石棺上多刻有这类双鱼图案,其“一种是双鱼抱月,即月亮周围有两条交尾的鱼。另一种是中央为凹腰葫芦,两侧为对称的双鱼。据该族老人和巫覡解释,葫芦象征多产,双鱼表示交尾,寓意墓主人家庭人口兴旺”。^②受仰韶文化影响,鱼纹在马家窑时期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纹饰,最初鱼图腾在陶器上作为纹饰,是从描绘有鳞片的写实的鱼开始,发展到抽象的鱼形图案,甚至到几何纹样,先民们的崇拜观念也深刻地蕴涵其中。

诚然,蛙纹、鸟纹、鱼纹是马家窑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动物纹饰,然而,鹿纹、犬纹、蛇纹等动物纹饰也不同程度地寄托和丰富着马家窑先民们特定的图腾崇拜观。

二、植物图腾崇拜

植物崇拜先于动物崇拜,早期传说中有葫芦生伏羲、吞玄珠生人等,“水滨之木,得彼小子”。^③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也常见葫芦纹、花卉纹、叶脉纹等,同动物图腾一样,深刻体现着原始先民普遍的植物图腾观。植物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命被早期人类视为神圣,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繁殖能力,而这一切正是早期人类所希望却不具备的,于是植物即被神化。

植物最早进入人类生产、生活领域,从早期的采集和林栖,到后来的耕作种植和构木为巢,植物的某些神秘特性引起原始先民的崇拜,他们企图获得与之相同的超自然神力,以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最早记载大量关于植物崇拜传说的是《山海经》,其中共记载神草仙药 50 余种,除少数已知的药草如棕枏、黄蘗、雕棠、荣草等,其余皆是具有神奇功效的仙草,如祝余“食之不饥”,蒙木、文茎“食

之不惑”,还有“服之不忧”的鬼草、“服之不妒”的栳木等。这些传说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植物功效的幻想和向往,这种夸大或创造的幻想和向往常是崇拜产生的心理基础。

“绵绵瓜瓞,人之初生。”^④这是说人类最早的生命出自瓜瓞,因瓜和葫芦同属蔓生植物葫芦科,古人往往将其同等看待。葫芦作为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众多植物题材的代表,更多地源于“葫芦生人”这样一种对生殖的虔诚膜拜,以葫芦作为神秘生殖力的寓体暗示着人出于自然。葫芦纹是一种具有女性生殖崇拜意义的植物纹,因为葫芦内有子,且是新生命的孕育之所,其圆圆之状正如孕妇的肚子,于是先民就将葫芦与人的生殖繁衍联系起来。《礼记·昏义》:“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酹,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夫妻双方用对剖开的葫芦瓢共同饮酒漱口,即是最好证明。“葫芦生人”作为人类起源、繁殖生息的一个重要母题,也引起学者们对于葫芦为始祖化身的许多解释。闻一多认为:“因为瓜类子多,是子孙繁衍的最妙的象征,故取以相比拟。”^⑤刘尧汉认为:“葫芦就象征母体,葫芦崇拜就是母体崇拜。”^⑥由此可见,葫芦纹作为生殖崇拜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图腾崇拜观形成原因

马家窑彩陶纹饰所蕴涵的崇拜观念不是瞬间形成的,它是先民们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首先,马家窑时期的民族文化是动态变化的,它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其次,马家窑先民深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再次,图腾崇拜不同于普通的灵物崇拜,其中蕴涵着先民独特的原始思维方式及对祖先灵魂的信仰。最后,马家窑时期社会处于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渐变过渡的前夜这样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

[注 释]

沈敏华,程栋:《图腾——奇异的原始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6 页。

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 年第 10 期。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美术史论》,1989 年第 4 期。

高强:《姜寨史前居民图腾初探》,《史前研究》,1984 年第 1 期。

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160 页。

李润英,陈焕良注译:《山海经》,岳麓书社 2006 年版,第 333 页、第 370 页、第 318 页。

郭健:《探析传统文化中鸟图腾崇拜及其时代意义》,《科教文汇》,2007 年第 3 期(上半月刊),第 178 页。

①蒋书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9 页。

②宋兆麟:《后洼遗址雕塑品的巫术寓意》,《文艺研究》,1992 年第 3 期。

③参见《楚辞·天问》。

④参见《诗·大雅·绵》。

⑤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 页。

⑥李子贤:《傣族神话溯源》,《民间文艺集刊》第 3 集。